



南圻土產賦

嗣德帝遺著

河仙民陳文伊。使來獻花席蜂蜜魚鱉蠍乾蝦乾魚鳥羽。旣摘取祭薦郊廟。
恭進嘉壽宮。又分賜皇子大臣近臣。厚給遣歸。感而遂賦。

豈物足貴。惟心久傷。旣列床而難寢。欲下筋而難嘗。匪愛惜乎水鹽花簟。非比擬乎山棧海航。獨憫遺民。拱極星星北向。不忘故主。避秦處處東亡。

爾其土毛是食。芹曝是將。區區微物。泛泛重洋。其鹹五味。其蜜百香。其席絢彩。其蠻凝光。其蝦不朽。其羽推涼。藉人工而器備。寔天造而地藏。初劬勞而始得。今貽勉而加忙。何自來哉。問道遙從仙島。啜其泣矣。憂端險甚。鬼方一毛。風波兩曜。恃乾坤燭。平生忠義。孤帆度水雲鄉。乃通郡守。乃達帝闈。爰馳遙遞。免涉滄茫。見之詫謬。猶夢未詳。若逢故人。喜氣彭彭。復悲故土涕泗汪汪。感深海淺。語短情長。謂供輸之有素。雖殊絕而敢忘。冀懷中之早達。敢分外之奢望。登之天府。感彼天良。載供泰峙。載薦明嘗。載呈鳳闕。載賜鴛行。委綬非馨。誠悃是芳。分甘絕少。旌義表臧。苟百朋之厚貺。然一念之難償。且戒囑以勸勉。慎歸去而平康。旣往來其倏忽。終識憶而彷徨。

原夫高山天作。太玉業昌。灌柵修平。爰究爰度。昆夷駢隊。迺理迺疆。聿新陶穴。栖遲宜其家室。遠邁篳路。藍縷。略披林塘。翕歸民之若水。因徹田以爲糧。求斯倉箱。繄周原之膾膾。增其式廓。宅殷土之茫茫。詠碩鼠而邇我樂土。繁白駒而食我苗場。懋基勤于建篤。加勞來而直匡。二百餘年之澤。六州兆姓之彊。偶中葉之氣祲。尋迅掃平櫬檜。虎革豹韜。經濟雷屯。草昧龍鱗。鳳翼附攀。川躍雲驥。多士濟濟。武夫洸洸。戎車旣飭。弓矢斯張。無思不服。克篤其慶。文武宣重光。不失舊物。春秋大一統。孔厚

版章是比西岐。奚遜南陽。厥土惟塗泥。厥貢惟琳瑯。羽毛齒革。枯柏貨蠶。財賦甲乎諸州。號稱陸海。漕運通乎巨浸。歲給天倉。兆屢豐年。翼翼此疆彼界。我求懿德。彬彬家塾。州庠無術。莫追子孟。深文可恨。張湯兜虎誰教出柙。狐狸自爾跳梁。毒愈肆惟蛇惟虺。勢相依若狼若狼。萬戶遠逃虐焰。三軍皆作急裝。王赫斯怒。竊略于裏。遜厥虎臣。時維鷹揚。征夫捷捷。旌旗火火。纔震威棱。未試鋒鏃。元凶盡殄。勍敵遠颺。營窟寧容伏兔。拒車可笑怒螳。雷霆奮其神武。雨雪消于太陽。七德興歌。鴻鴈集周宣之垣宅。六經造士。魚鳶熙孔聖之宮牆。居重繫輕。燕翼謀深。豐芑懲前毖。後鴻圖勢固。苞桑詎意。岸崩爲谷。城復于隍。弛繆繆於未雨。忽馴致於履霜。土性倔強。窺周獵。猶海隅雄據。伺漢氏羌。喜兵毒衆。富國惟商。垂涎已久。反目難量。河魚之疾莫除。二心暗綫。牛馬之風不及。一葦能杭。梅寺之氣多壘。荼山之役濫觴。吞噬逞長鯨之惡。攔阻非巨鱸之祥。星奔雨散。雷厲電煌。狙殊狡詐。噭異猖狂。肉薄之軍糜爛。身謀之吏効勸。草偃已看風靡。河衝誰鞏堤防。方叔元老之壯猷。徒見陳師鞠旅。周公東征之哀。我空嘆破斧缺折。割蘞及燕。求助原非順賂。得隴望蜀。貪多何厭。強槍棄甲。復來猶恃兕犀狼藉。和戎五利。不聞鐘磬鏗鏘。萬金已竭膏脂。難填巨壑。一紙遽寒盟約。空守縑緝。長漢乘槎。博望事同夢囘。孤城殉節。睢陽功異身當。

嗟乎。丘山負罪。塗炭遺殃。百身難贖。沒齒慚惶。謠興誤國。志切勤王。兩河士民。永懷靡懈。三吳豪傑。大節彌剛。蚍蜉撼樹。何堪。鬼雄鬱勃。砥柱橫波。亦壯。史載昭彰。而鱣鱣足形。鷹犬寔松。迥異蒲楊。從斯載塗。羶毳塞岸。艅艎委天。蹲沓異類。翔壤我祠廟。蕩我閭坊。隳我城廓。汙我閨房。鷄狗不寧。

鹽米騰昂錙銖盍網。孤寡皆戕。中谷嘆其摧卉。下泉浸彼芭。根四民都廢其素業。四夷未飽其貪囊。

伊川果爾爲戎。變百年之文獻。河洛仍皆遺衆。豈兩城而偷荒。

是故膏思陰雨。德詠甘棠。雖叢冊已限其戶籍。而丹忱亦達其帆檣。故向陽光。莫移葵藿。縱栖枳棘。奚鏤鸞鳳。蓋深仁厚澤之入人。美成在久。兼善政良法之遺世。繼序其皇兆庶。允懷于殷毫。黎民於變於陶唐。縱有駟虞麟趾之風。三紀猶遲式化。矧是猛虎毒蛇之政。百端徒事擾攘。垂裕可憑。豈小子何能固結。持盈無狀。寔方茲多難。末遑君子。素餐空慚伐輜。父母孔邇。難恤賴飭。惟期寸誠感格。一志交將。蠟猶有淚。魚豈無腸。諉命休陳。天問死忠。每痛國殤。既屈豈輸尺蠖。然愈辛可比老蠶。蠟燈彷彿松櫟。維思追報。蒲席依稀稿韁。敢泛祈禳。推食同嘗臍之難。甘苦甚殊。嚼蠟偷安。異臥薪之壯。修攘勿使環牀。細寫破愁。似野客送來櫻實。久懷內熱。仰太官休恃蔗漿。

都非碌碌。幸賴蒼蒼崧嶽神應生甫。渭津夢協載姜。作股作肱。爲棟爲樑。桓桓仗鉞。峨峨奉璋。智如聰錯。勇若下莊。海物必佳。克已謹修。簠簋海物惟錯。旅庭復置。筐篚投筆取封。企朱衣侯而振袂。模棱伴食。戒甘少府之如簧。昧乃謀奪。彼先聲借鎗。允稱席乃力減。此朝食擊鼓其鐘。

將必見同其袍澤。篚厥玄黃。善戰者必服上刑。不戰自焚。如火烈烈。行仁者必然無敵。惟德是輔。降福穰穰。風掃昆陽。助順幸同光武。火燒赤壁。成功豈讓周郎。出火膏而登祚。席革鱗介而被衣裳。酬恩雪恥無瑕。車書同土。宇飲至策勳有日。帶礪指河。岡門賞比形弓。覺報殷蒸霑湛露。滑瀼瀼可永思。其寔外乎臭味。賦當微諷。弗刊中有綱常。

野史（續五）

初莫應王敦讓遁至安博州。驚悸病發而死。土人葬寺側。三月玉璫陰求莫氏宗族。得敬典之子敦。

厚於文蘭州。立爲莫後。自號乾統初年。時人相率歸附之。直寶都寧失其姓名以下。自稱建國公。據建昌。乙枝。

自稱強國公。據錦江。大國公。據嘉福。花國公。據快州。嚴國公。據四岐。慶國公。據山陽。德國公。據夏花。

美壽侯。據青波。威王莫敬用。據太原。壯王莫敬章。據天施。義國公。據新興。文國公。據三陽。錦國公。據

青池。忠國公。據有隴。各處僞黨並起。兵出珥河。至菩提津。燒斷鉢場之浮橋。於是海陽。京北等處。各

復應賊。松分遣諸將渡河。擊破之。僞黨悉平。大同。土官和勝侯武德恭。率本部兵三千赴京。首乞歸。

順朝廷獻金寶十盤。代身銀人一座。銀花瓶三口。銀香爐一捧。銀鶴一雙。良馬三十匹。至營門拜謁。

松表爲太保和郡公。號安化營。松命構殿宇。起行在干昇龍西南。令百官奉迎車駕。辰帝在萬賴行在。

三月起程渡四都城。直進平廣道。山西關過。美良彰德。至青威縣駐蹕。松率文武迎駕。四月十六日

帝御正殿受朝賀。

太傅端郡公阮潢。自順化回京拜謁。松表潢爲太尉端國公。先是僞莫建國公。據建昌。築室于江東岸上。自延河武仙下至真定各縣。義國公。據青蘭以拒官軍。裴文奎陳百年攻之。月餘不能破。至是命潢攻之。潢使以大砲射之。賊象驚走。先興建昌悉平。僞壯王敬章。彊國公。東國公等。占據海陽。南山亦稍削平。惟僞乾統莫敬恭。莫玉璫及次王慶王莫敬寬。安勇王唐國公。東國公。福國公等僞賊而已。

太保和郡公武德恭自請同鎮守大同。許之。既回鎮後陰懷貳心。與賊美壽潛通使往來。陽使人侵掠山西源頭各縣。攻破青苑夏華。又徙東蘭民居移入大同駐焉。命有僚討之。俘獲美壽而還。莫玉璉挾敬恭據安博縣。遣黃廷愛攻破之。玉璉奔思明府。稱臣于明。是歲僞慶王敬寬據大慈次王據太原。安郡公據普安。東郡公據陸岸。安勇王據武崖。越國公據山陽。各處官軍所至。賊卽解散。還復屯結。郡縣苦之。敬恭以玉璉爲太傅。將兵據安子山。攻略永賴縣。阮潢擊破之。玉璉奔安博。後據萬寧州。敬恭貳居明龍州。

先明縣武陵社人武登。起兵據超類縣。自稱羅平元年。俘獲斬之。

莫駙馬都尉太傅治國公玉璉。據萬寧州。病將終。遺書勸敬恭曰。莫家氣運已終。黎氏復興。乃天數也。我民是無罪之民。而使罹鋒刃之中。何忍也。我等宜避居他國。養成威力。屈節待時。伺其天命。有歸而後可。尤不可以力鬪力。兩虎相爭。必有所傷。無益於事也。切勿邀清明入我國中。以致民苦塗炭。是亦罪之莫甚也。至是卒。其子駙馬山東等奔入龍州附敬恭。莫壯王敬章與僞太國公寇青河四岐諸縣。永賴人賴郡公謀反。率兵從之。僞威王敬用等使其黨春山侯與文國公襲太原。阮潢攻破于武崖牛之。後山侯降。阮潢統水軍。有僚率步軍並進至大同。攻破武德恭營。德恭奔義都。使人獻金銀馬匹。首乞免罪。許之。時莫敬用猶占太原。敬恭寬據諒山。所至刦掠。人民不得歸農。田野荒廢。丙申十九年正月二日。僞壯王敬章移屯廣安。據萬寧香蘭。使其將永賴人蒞國公莫宗莫偉莫理等侵掠四岐。永賴至青林青河江。與潘彥戰于江中。時膠水縣將禮郡公兵先退。彥以爲怯。斬之以殉。乃招兵奮擊。俘獲賊將豪郡公彥。解其縛。慰之曰。汝欲生乎。欲死乎。若欲生。我用爾爲嚮導。擒

得壯王饒爾死罪。豪郡公乃乞嚮導。彥乃藏豪郡公于舟中。遣輕舟銳卒數百人。假裝章衣旗號色。自爲前隊。諸水軍隨後繼進。是夜彥自棄輕舟先突入重關。守關人問之。答曰。我乃豪郡公船。因戰勝俘獲賊蘇郡公送納我王。由是得入重關。直進三日夜到萬寧州香蘭社。將近敬章船。敬章意豪郡公得勝而還。乃迎之。彥曰。我是蘇郡公。汝等宜速就縛。免動刀鎗。敬章聞措手不及。乃棄船上岸。走至河中。與妻妾二十人。並爲官軍所虜。時莫臣多詭計。告于明人曰。黎兵者乃鄭氏爭彊起兵。攻殺上國貢臣及莫氏子孫。是非黎氏子孫重興之兵。由是明人遣使過鎮南交關。將牒文來我國。每期大會勘。黎氏子孫果有是否。期至交關爲約。

二十九日命杜汪阮文階等候。命先至鎮南交關。後使黃廷愛將兵繼至諒山爲應。遣同族皇兄黎梗黎榴及工部左侍郎等同賚安南都統使司印。及前安南國王印樣二顆。同赴鎮南交關候行會勘。明國右江兵巡道陳敦福牒催帝親到交關會勘。帝乃親督黃廷愛阮潢阮有僚及將士萬餘到交關。時明人奉延逾期退托不肯赴勘。卒過期。帝乃還京。太保和國公武德恭自移大同營就義都居之。

大安縣辰務人范抗自稱天南招討都元帥。入據安模耽溪山。攻破附近民社。自此長安蒞仁等府盜賊羣起。隕上各社人民多從之。禮江侯父子亦傾心降服。鄭松遣裴文奎與安模土官良郡公阮體往討。俘獲范抗斬之。

安豐人阮當明僞稱福德二年。率縣人刦掠旁縣。廷愛遣捕斬之。

帝親督廷愛阮潢有僚等帶明委官王建立同行至諒山鎮南交關。與明左江巡道按察副使陳敦臨。及廣西思明太平等府龍州憑祥等州官大行會勘交接禮。明人前後相視解衣細認。謂是

高皇孫姪備奉明帝勅封爲安南大頭目。自此南北復通。仍命馮公克寬爲正使。阮仁瞻爲副使。如明歲貢。及求封。馮公至燕京適遇明帝萬壽節上拜賀詩三十首。明帝御批曰。賢才何地無之。朕覽詩集具見馮克寬忠悃殊深嘉美。卽命下刊版頒行天下。於是朝鮮國使刑曹參判李暉光爲之作序。復詔封帝爲安南都統使。馮克寬等賚敕書回國。克寬上表曰。莫氏本黎氏之臣。弑君而奪其國。寔上國之罪人。而又暗求都統之職。茲臣主無莫氏之罪。而反受莫氏之職。此何義也。願陛下察之。明帝笑曰。汝主雖非莫氏之比。然以初復國。恐人心未服。方且受之。後以王爵加之。亦未爲晚。汝其欽哉。慎勿固辭。克寬乃拜受而回。初克寬以萬曆二十五年四月過關。至十一月到燕京。十二月六日辭回。前後凡一年餘。四月使還。以克寬爲吏部左侍郎。封梅嶺侯。

戊戌二十一年。莫雄禮之子敬用聚黨于安博。僞稱威王。其後兵數乏食。乃謀誘殺土官富良侯而取其地。富良侯覺之。謀遂阻。敬用自率子弟迫之。富良侯以計就之。其妻迎降曰。妾夫乃一村人。未曾見此兵事。聞大王兵勢所至。驚慄殆甚。故使妾代往。願大王列兵安寨于境外。謹防黎兵。後選手足親近數十人隨妾人家。妾卽引其夫拜謁。進納人民土地。威王聞言大喜。卽選親近四十人入富良家村。富良使人閉守關隘。得繫出家迎接。曰。臣居僻境。兵少糧足。大王至此。少可安身畜銳。待時乃可復興前業。茲臣有一山峙。遠且深險。大王只可將親近數人至入。據深山。臣遣家人奉養。其餘將校皆暫居臣村宅。以給養之。再圖後舉。威王率手下四五人共入山峙去了。存弟子四十人。富良侯盡殺之。使人赴京密告。松遺林郡廣郡將兵到富良村宅。果俘獲敬用送京。絞于東門市。黃廷愛至諒山羌林郡。陳福攻破脫朗州賊。辰敬恭兵從龍州來七泉。使僞萬國公拒戰。福大戰斬。

萬壽之子。賊兵潰散。福長驅至敬恭營。敬恭使福王領家小糧食先退據龍州。至途中遇陳福長子壯義侯陳鐵伏兵攻之。福王奪路走入龍州。顧謂陳鐵曰。乾統王尙在後。汝追吾等乾統王至此。恐汝等皆爲泉下之鬼也。鐵聞不敢進。敬恭見福兵進攻。乃使其將蟠郡公勝郡公等將兵斷後。與福兵相拒。而自領兵拔寨望後潛退。福乃縱兵擊之。斬蟠勝等于陣。敬恭乃將數千人奔入龍州去。後陳福兵進至。俘獲敬恭第二男子十二歲還京獻之。絞于東門之右。

進封長國公鄭松爲都帥總國政尚父平安王。

明土官受敬恭賄賂。進奏明許敬恭安插高平太原地方。

帝生皇子二皇女四長子維持

母玉山縣威寧社人。黎氏曼所生。

次子繼新即敬尊長女玉鳳

母安寶縣衛國社人。卽伯亭。

第一女玉萩

母淳祿縣芝泥

人。嫁勇郡公鄭椿第三女玉德

敬尊同母

第四女玉賛

達讓公同母妹

四月二十四日丑辰帝崩

歸葬東山縣東山社

鄭松與羣

臣議太子性不聰敏。乃奉次子繼新卽位于行在。改元慎德。

▲敬宗惠皇帝

庚子慎德元年。莫降將薊郡公潘彥壯郡公吳廷義美郡公裴文全等謀反。復降于莫。阮潢請將兵進擊。遂浮海歸順化。時國內擾攘。人心搖動。鄭松迫駕回清華。以圖固本。潘彥廷義文全等引兵附莫。招安城市。既而彥疑文全有異謀。使人射殺之江中。彥自稱鄂國公。峨稱爲華郡公。彥弟稱爲瓊郡公用莫乾統年號。文全妻阮氏年欲爲其夫報讐。泣謂本軍曰。能殺彥者重賞。彥聞之大怒。發兵至潢江交戰。文全兵射殺彥于江中。松遣黎義澤資書于廣南。誘阮潢以歸順之意。潢不聽。時莫茂治母僞稱國母。代居尊位。莫餘黨前避山林者。至是與茂治長子並赴京拜謁。茂治母使迎敬恭。敬恭在關門發行至武寧市橋。吳廷峩率兵往迎之。於是天下將士迎敬恭至師京。

帝在清華。松出長安擒獲茂治母于中都城。船出喝門直進至京。莫兵大敗。由是盡復京城。潘彥弟瓊郡出首。捕得吳廷峨于天德江斬之。改元弘定元年。莫敬恭走金城縣。使南郡據南昌縣。南郡殺威武侯取其糧食。

癸丑十四年順廣太尉端國阮潢卒。第六子福源嗣

己未二十年春正月十六日未辰大火起自鄭松府門。後延燒兩邊房肆透入朝堂端門樓及左右直廬皆著盡。

帝生皇子三皇子一長維祺卽神宗次維祐第三子維佐女玉祥。

三月鄭松往東洋樓觀船同到三岐路即坪行鑑忽有伏砲發射。松騎象。拏住其人。乃漆匠家人。監查稱與帝松次子萬郡公鄭椿差少元少豪薄林等設地雷伏機謀殺松。夏四月松使其子清郡公鄭椿與宦豎岳郡公裴士林入內殿。揜問盡得其狀。五月十二日松逼殺帝崩。

皇子卽位于勤政殿。改元永祚。

初鄭椿陰謀射殺其父松。至是繫弼四劾之。仍監于內府。

▲神宗淵皇帝

癸亥五年殿試貢士。辰弘化縣月圓社阮秩潛借人代行文。事覺上不悅。故是科不賜黃榜。平安王鄭松病。以子清郡公鄭椿代掌兵權。次子萬郡公鄭椿副之。椿因率兵馬排列橫亭處。使莫郡蟠郡將兵直破內府。迫松出城外。縱燒畿內各處。宦者裴士林挺身衛松。遷于清池縣黃梅社館泊處。鄭椿與羣臣叶謀使弟勇郡公鄭楷奉迎帝駕扈從調護使仕林衛林入親弟奉國公鄭杜家誘椿入

授以大權。椿啣草伏庭。松數以亂臣賊子之罪。令士林差人斷其脚胫而死。仕林護松至青威縣。青春館松遂死。僭號成祖哲王百官扶帝從徑道由金榜縣不奪社出正路回清華。以圖寧輯時莫敬寬僭號隆泰竊據高平日久。聞國中有變。乃乘虛直抵嘉林屯東舍土塊地方。人情搔擾。上命鄭柟提兵進擊。春光賊於珠橋賊敗走。大兵進至珥河大破敬寬於嘉林。寬僅以身免。遁入山。冊封清國公。鄭柟爲清都王。

丁卯九年。使人賚勅諭順廣阮福源。不聽。於是鄭柟逼駕征之。至日麗海門。數戰不利。乃整旅而還。先是鄭柟女鄭氏玉珩已嫁皇尊伯彊郡公黎柱爲夫人。生四子。時黎柱坐罪繫獄。柟以氏珩上嫁。帝納之。朝臣阮寔。阮名世等累疏諫。帝不聽。曰。業已成事。彊娶之。立爲皇后。瑞原縣來裔。柟龍淵有類牛頭馬頭人頭蛇頭者。浮出水上。不知其幾。

奉化縣陰陽井邊兩山崩隕。交塞行路。人馬不得來往。

鄭柟自率將士征順化。不克而還。

乙亥七年。改元陽和元年。鄭柟逼駕布政州。次安排社。會有旨。南方暑熱。離留。乃整旅而還。冬十月。詔傳位於皇太子維祐。卽位。改元福泰。

◎真宗順皇帝

己酉。福泰三年。進封西郡公爲西國公。

鄭柟病。扶郡公鄭櫟。華郡公鄭柟。恨不得志。乃稱兵作亂。西國公鄭柟出兵討之。擒櫟。柟遁入寧江。命鄭柟追捕及於祝山。俘獲皆斬之。

己丑七年。帝崩無嗣。粧使其子柞與羣臣奏請太上皇復帝位。改元慶德元年。

★神宗淵皇帝下

辛卯慶德元年冬十月。鄭粧陰使人如明納賂求封。明差官賚勅印來封粧爲副國王。黃仁勇以閹人得幸。官至掌司禮監少保郡公爵。賜姓名鄭欖。陰謀與手下陳仁璉潛養妖人。號宣德唱亂事覺。仁勇斬梟。仁璉宣德並陵遲以徇衆。百官請進追封王世子西國公。鄭柞王爵以傳盛典。

癸巳五年改元盛德元年。

順化勇公阮國福灝使順義昭武等襲破茂郡公范必全于布政州。必全以州降。因乘勢進攻進郡公黎文曉東郡公黎有德等于奇華之河西。文曉力戰中飛彈。勢不能敵。乃與有德走入真福安場。昭武等遂進次石河地方。文曉有德再率屬將進入駐營于石河大奈爲守禦之計。文曉瘡痛而卒。命溪郡公鄭杖統屬將十八員討順化。進至奇華河西駐營。左次樂州。賊兵薄之。諸軍敗走。賊船入奇羅南界二海門。

鄭粧與諸將走至真福縣安場社。分兵屯于北河。自義烈至丹涯海門。以遏賊兵。

命西定王鄭柞率將士進討。次于真福安場。神宗下命寧郡公鄭粧統諸將進討。乃至奇華地方。賊兵自退。

鄭柞命諸將班師回京。

甲申四年。命寧郡公統領諸將鎮乂安。武文添陶光饒等皆屬焉。辰寧郡公數立戰功。威名日盛。鄭根忌之。寧郡公乃自帶兵回長安。根亦領諸軍回興元縣扶降社。鄭根誣寧郡公恃功負氣。陰懷異

謀。杵乃召還解其兵柄。其門下將鄭檻張得名恐禍及己。先逃降賊。士卒憤怨。一辰解散殆盡。屬將皆趨附于鄭根。佐國營寧郡公遂將本部器械納于軍門。詣闕待命。繫獄誅之。富郡公鄭根使陶光饒黎時憲鄧世功等分道討賊。徙于香山縣循禮社。大致克捷。尊封西定王。鄭杵爲大元帥。

西王

時鄭杵死
故襲爵。

順化州阮福灝使其將順義昭武等渡河侵美俗社。鄭檻敗走。昭武等逼至華園。鄭根差屬將黎時憲陳文選等進擊之。時憲等渡會統海口。由宜春左澳社而進。直破逆雄壘。燒其營寨。馳至華園。昭武等退守宜春。富郡公鄭根差昭憲仕敵。由海岸經宜春縣剛澗社地分而進。義膠能紹等由陸道經天祿縣壠鄒社。漫長社地方而進。四面夾攻。大破之于天祿縣安恬芙蓉上等社。賊大敗。走收復南河七縣。兵進至日麗海口。

命阮國櫬阮文璧等資金冊卽軍中拜富郡公爲宣國公。

鄭杵逼帝親往。差鄭根直抵日麗海口。時阮福灝依險固守。大兵久臨。匱食熱氣方蒸。不便久留。乃班師還。軍駕還京。以高平莫孽聚兵于七泉州。方民震動。乃命雲郡公鄭棟與馮曰修往討之。賊遁走。帝感疽疾。詔改是年爲萬慶元年。因旨諭西王鄭杵曰。曩因宗嗣未廣。取別姓維檜爲皇太子。茲因慮後事。上畏祖宗在天之靈。不敢以大位輕付他人。其維檜應廢爲母姓。嫡子維福年方九歲。漸已長成。宜承大統。以慰臣民之望。於是杵與羣臣尊維福爲皇太子。廢檜爲庶人。歸母姓。帝崩。太子卽位。改元景治。

〔未完〕